皇明史概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四

臣朱國禎輯

編修程公

公名濟朝邑人明經爲岳池敎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裹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旣入見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爲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爲何後 文皇過徐見碑問得其故大怒趣左

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遠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後事平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纍之祭蘸碑也其神術知此椎止諸將敗　建文帝召還京

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公好術數翔止公勿爲此此小道耳濟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凶兆瑕其大可以占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君子之道自盡而已矣子盡孝臣盡忠蒞官盡廉戰陳盡勇翔不能預知也而自有翔知已而有兵事公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公同死公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

建文帝急召入問討泣曰天數已定無可奈何惟可出
走免難耳立命僧爲　建文帝落髮遂從之出⿰遇險
幾不能免以術竟得脫去相從數十年後莫知所終
朱史氏曰　建文皇帝以世嫡承基其臣方齊黃練輩
皆奇才也在事四年道化融洽路不拾遺可謂盛矣奈
何生　文皇厄之殺運未除文之不能勝武也而天意
甚微天心甚愛又生程濟翼之文之半明半滅終歸于
天定也　建文即失位失國有　文皇在可以見　太
祖　文皇終以成王藉口欲窮其往而無奈護行之神
術自古有變事有根事即有奇事事莫奇于程編修矣

修撰王公

公名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解元明年廷試當第一以貌不揚易胡靖居首名廣以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動揺等語見擢艮次之又次李貫並授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設文史館待之陞秩一等分類祕閣書目豫修高廟實錄總集類要與胡廣等奏修時政記屢上書言當時切務飭身正色不可狎玩聞北師起常憂懣不食日就羸憊金川門已開羣臣多往迎附艮獨閉門痛哭即告母曰兒且死有弟三人足養母請勿憂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

能顧若等遂自殺死　文皇即位前一日也文章雄偉光耀常曰悖于理而工于辭者非不知理悖也欲希世而盜名也吾竊恥之詩調高古一以理為主警策淵永字畫精楷皆稱其為人子修後鄉試亦第一一曰死在辛巳九月建文皇帝遣禮部侍中黃觀祭非也艮靖貫皆事家欲避追戮故云吳康齋述所目覩審矣

文皇永樂初　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覃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　上曰爾以是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

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　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

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

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歿獄中貫亦吉水人

編修陳公　劉公

公名忠字恩中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官翰林編

修素有志操以道義自持北兵入金川門忠不屈死之

劉公

劉公名現字朝紳永嘉人建文初進士高等除翰林編

修為人魁壘博辯以詩文鳴於時在京師時妻子先病

死與一子煢然獨處會諸藩多事出師連敗憂之日夜

思歸既而臥病骨立數請得允治發其卒於家無何京
師焚矣

修撰王公

公名叔英字原采黄巖人少孤從母嫁陳氏因其姓久而後復少年粲氣不屈爲文嚴重明卽洪武中與楊大中素見秦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爲起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淮安府教授陞漢陽知縣有爵爾文三首隨澍隨止背應其請建文初孝孺被詔詣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于房之于高帝能用其才者賈誼之于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嘗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陸勃任如蕭何不得間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不答

而易言且言之次遇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方今明良相遇言而行之千載一時雖然天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時孝孺欲復井田故言及之孝孺得書感其意薦之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衺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

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
太祖除姦剔薉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
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
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并論行限田法甚
具識者知其有經濟遠略北兵至淮上遊兵逼江于建
文遣使四出募兵奉　詔行至廣德人已驚道聞建文
遜位慟哭會齊泰出奔相值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寮
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
止於祠山道士以死自誓命治棺書絕命詞藏袑間詞
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

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羅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脊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以辭裏金置道士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于玄妙觀之栢樹下（一曰銀杏樹下）時年未四十壬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道士遂以其棺斂之葬于城西五里橫山道士姓盧名希年亦貴巖人義士也文皇治姦黨妻金繫獄死二女赴井死人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弟原默變姓名匿京師商

旅中鄉有金寛者告補蘄之叔英居家以 稱旣仕好
奠進士類正統中楊文貞移書廣德守臣訪得其墓題
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爲文以祭曰先生之學
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
生之道霜雪其明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
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足以當之文貞嘗
時館漢陽村落中公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
久不聞此矣異之入視焉文貞遜去見案上詩文一編
係其所作題曰此公輔器也遂致薦爲府學訓導文以
文字相推重後審理之除實由其力黄巖張璘者嘗遊

公之門正統間貢入太學文貞詢公之後或以賓見待之甚厚知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文貞以百金與同鄉孟範訪得教誨甚篤卒無成文貞曰奈何抱之寢哭復與金若干遣之遂不知所終歷爲滁定二州同知孟範後爲治中亦文貞所薦公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公人兩賢之後祠學宮謝文肅公鐸贊曰武王放伐微子已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是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微乃甘迨餓以死惟義之瞻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封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

官立懷忠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以祠
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溪縣山公自號靜學卽以名
集

博士黃公

公名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為國子博士北兵既入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 建文君坐死并逮從下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間法網疏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北兵入京之夕即御史府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僧服自活稗家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其志益可悲云

或曰彥淸本大臣出外延訪忠節錄云黃淸以都御史
巡撫某處 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與復下皆効命顧
兵力不足救之或曰王祇爲貴

紀善周公

公名是修初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少孤貧元季兵亂奉母避難苦行力學從國子學錄蕭執受詩往返十餘載學成不仕洪武末薦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爲曰教人爲善子弟孝弟力田　上喜擢周府奉祠正先日有異人送藥　上嘗之甘苦占云當得善人至是符夢賜書褒美在府每應教賦詩援筆立就王甚重之踰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尋得侍　皇太孫大承恩眷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中官屬于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　上聞其母賢書賢母

二字賜之因言師胡襟渚賢復書襟渚二字賜之一日帝檢古樂府作思美人賦以賜王未就國畱翰林修纂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北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詣闕下集議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屹不爲動北兵渡江畱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銘其衣帶曰在藩國欲不負藩國故常問平其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朝廷欲不負朝廷故常堯舜其君歷陳以禹皐之道德而隱也蓋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言皆不行至皆不遂以至於此非天也耶歸於聖人之

門廡無罪悔因自經於尊經閣下其帶至今子孫世守
之祭必以陳 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
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自盡其心耳勿問是日中書舍
人臨川聶同文因迎新天子天熱走急遂死途中是修
嘗約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死北兵入
城廣方問家人飼豕餘悉約後士奇作傳曰是修汲
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爲之無少長貴賤皆
樂親之性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有傳 叔楚廬陵人博
學有文外和內介初知沅陵勤于綏撫縣介溪峒囹當
役多竊計丁貲差之流徒悉歸有爭訟爲開諭再三心
服而後遣之官市物于民未嘗急索民得從容應命免
於償浦之患陞行部員外郎時兵饑相仍庶務叢脞行

部總督諸部工曹尤甚董作役者皆中官氣勢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箠繫修以廉勤見重役有當省言輒見聽召修永樂大典其去沅陵六年矣沅陵民累累隊乞還遂陞辰州府同知民懽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永樂十八年卒于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且斂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葬辰州

皆知名當世是修之學雖間未純然于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廣梁皆見諸文字今本曰解縉志墓然屬余卒不及詳今二十又八年矣知是修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爲小傳以授其子幹使傳焉仍語幹曰當時我亦同死今誰爲若翁傳者公內貞外和孝友忠

信非其義不苟取性行坦直脩懐冲澹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好吟咏毎旦伸紙濡毫自述所懐文充理致若不搆思雍容雅贍皆可傳誦所著有詩小序詩集叢詩譜論語類篇廣衍太極圖網常懿範邇言家訓務羙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丈不以生死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録朝夕省覽不負其志蓋北兵渡江翰林諸臣先死者實惟公云轅亦有文章萬曆中鄉丈饒位即死所立祠祀之

紀善程公

公名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有傳

平字德正幼失父母性溫厚恭恕言貌恂恂素與友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鹽價導羅法凡百餘人波及平御史廉得其情諭曰灑於衆則汝免矣起謝曰家世業儒非義不敢爲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是欺天也天可欺乎御史歎異之尋謫延安與郡人朱仲杰偕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暑同休憩道傍樹下仲杰曰子守行李我前問店乃趣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行橐平自救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償于平如數還之不

與般追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于梅百戶明
年仲杰臥疾知不可起以所有盡寄之梅曰待吾子至
付之旣卒梅調守他郡乎又任後事或曰其人待子如
是獨無憾于中耶乎曰彼自虧德我當自致聞者歎服
朱氏子德生以母命來省覲行至汴聞其父巳死而梅
㑹又爲梅百戶挈之他往中道還家紿其母曰吾買地
葬父於城東矣又出其所携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
庚申平子寔往延安省侍遂命負其遺骨歸信報朱氏
子令迎柩還葬德生藐然不復顧丙寅秋平自延安歸
知朱氏柩尚淹殯後園不悅曰延安數千里尚爲負之

歸由績溪距休寧僅百里豈可虧一簣乎且其子既絲其母必惻懼不來即命孫通爲送至其家寔字以誠翔直尚義兄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湖之程鄉縣有治跡其子泰將省父程鄉稚不任行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瘴作偕行者詠泰反走以誠大駡曰汝父坐事正當捨生赴救棄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疾聞者悲之通其長子也

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洪武乙丑貢入太學丙寅父喪徒步過嶺迎柩還葬葬已廬墓三年哀働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太學時年已老通上書言臣

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
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偉之特其章不下私驛召其祖旣至乃并召通東
西立玉階下顧問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對哽噎不能
仰視　高皇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乎還
鄉庚午通舉應天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
貢士於廷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
閱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東時王府未建祖喪歸復廬
三年復任未幾　高皇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北平
兵起草封事數千言陳備禦之策辛巳進左長史明年

十月王從闕荊州從行悉心輔導王敬禮之闕事皆以咨焉先在遼府中衛士紀綱者山東縣生也欲㣺善詞事得幸公每召而箴戒之　文皇即位綱得見啓爲錦衣指揮使被寵乘間言通前有封事挑公詣京師廋求家人發戍邊籍錄其家得稿因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黃希范方知府事雅與公善至是亦爲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爲初遼王雅敬重命圖其像又錄世譜親爲贊後十年異母弟彥廸以事至荊州王召見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廸頓首不知所對王

出遺像示之彥廸哭失聲并讀其世譜以歸永集中有
仇家欲訟之者趙彥廸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併遺世
譜云公初讀書即厲志聖學居常抑抑如有弗逮至臨
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詩文辭氣超越有稿百
餘卷悉燬於官

侍讀唐公

公名之淳本名愚士以字行父肅字處敬號丹崖居士先新城人父遷山陰敏而勤學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文簡潔而雅奥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江浙中選道梗不得上省臣便宜授杭州路書院山長轉嘉興學正　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薦召至京纂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科舉法行預告南京歷　東宮拜　英陵以疾失朝例免官歸鄉後例謫佃于濠甲寅至墨相山卒年四十

之淳生有異質負奇志從父在官宋濂亟許其才勉之學濂請於隣濂公扶喪歸葬求父遺文窮採備錄伏讀悽切聞者掩泣善筆札為文贍蔚有俊氣尤長于詩洪武中屢薦不起李景隆好士聘為于師征行四方皆與之俱援筆而賦詞旨超絕性喜飲酒酣則高談傾座時間諧謔日夜不窮建文辛巳詔詞臣集經史中事為一書以考治亂昭鑑戒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共事編纂方孝孺以公薦　帝亦雅知其名召至賜冠帶拜翰林侍讀與方同領修書事日以前漢書進讀之淳長身巨鼻

傳聞多識錄達世故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北番
遺言請銘孝孺年五十七子家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
緡倚辦貲隆孝孺爲聞上詔有司給舟歸葬所著有
泮居稿文斷諸書

給事中黃公

公名鉞字叔揚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至陂無書讀托市鹽聯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輒盡每以無餘為恨楊淡者元末隱士也學古而行高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若無書讀過目即不

忘也溪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賢子能從吾遊
乎敍喜再拜即從溪入舟至其舍與數册書去自是歲
數來易溪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能記憶溪大喜曰
吾架書且萬卷貧借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
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
良溪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令獨攜一子耕
讀遠郊畢此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恭覽奈何不自
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敍徐曰第𢚩患當爲公說尹
罷之乃敎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
勿有所對從之因同詣尹曰敍與福同筆硏數載知福

為添福才能問學並日鋮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郎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獨遣鋮以生員除宜章典吏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外艱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也君吳人又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鋮曰三郡惟鎮江最為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遊此其心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

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大善因附書致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齊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自誓必死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濘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暮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牲禮客者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君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

鉞卽日葬毋詒軍旅慨曰明知無益義不可誘也旣而
貢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
許千戶性權譎因得親近縛善邀賞一曰鎮撫陳越鉞聞遂絕
食閉目三四日每求死家人救免或傳善欵服已得宥
瞪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且少候之善事定吾猶
死未晩也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七月
十一日善就刑報至公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哭曰吾
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
死國烈矣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紿家人歸祭具遂從
容整衣冠沓身入水死時北兵四處捕善黨縱橫郡邑

中且訛言併録鋮家親族悉驚伏楊福獨具棺衾晝夜

泣橋側百方求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容

貌如生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敗竟成禮葬

之後予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橫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

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踪冷夢

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墓

在虞山北麓邵圭潔立石

給事中陳公　韓公　葉公

公名繼之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奏請稍爲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師南下建白抗禦多肆指斥又言于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果然　文皇即位召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四秀母黃氏年七十發甘肅編伍皆卒于道男徵仔四歲隨母姚氏給配象奴阿宗女給指揮袁江爲奴弟余鄴等坐戍邊

韓公

韓公名永西安人或曰浮山人不知始所自起建文時爲戶科給事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　建文帝喜之金川失守杜門不出與陳廸巨敬戴德彝等同以姦黨逮至欲官之對曰吾王蠋耳矣以官爲不屈死之時同約死義者三十五人惟黃福尹昌隆以歸命格官如故

葉公

葉公名福字叔壽侯官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北兵起福守金川門死之初福見金陵勢危自期必死乃遣家人歸報其母曰不得爲孝子矣又嘗語客人

所欽有甚於生吾人心事不當爾耶

拾遺戴公

公名德彝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編修陞侍講上諭以翰林雖職論思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以唐陸贄崔羣李絳爲法德彝與侍讀張信等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　上意直聲震於朝後改御史盡善於其職建文中改右拾遺北兵迫與黃子澄齊泰等日夕畫策防禦　文皇卽位召見不屈死族其家有嫂匿其遺孤法吏追索慰兩乳見五臟終無所承德彝因有後邑人立忠烈祠祀之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五

朱國禎輯

答都指揮等官 内都督同知一人并李駙馬

謝公名貴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當罷上特宥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初議削諸藩時燕王稱病朝廷名爲備虜擇泰薦貴智勇爲北平都指揮使張昺爲布政使俾逼王府官屬伺變練兵先發後聞元年六月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城内圍王城外牆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

難塞可也貴等乘馬張蓋過王門不下又殺王城守卒
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外勢
日急而王已久知其故為備甚嚴七月有醉卒磨刀于
市者隣媼問故厲聲曰殺王府人媼竊以告指揮張信
信入備告二人密謀乃召指揮張玉朱能等集護衛勇
士八百人議先擒貴昺王曰彼防守如此猝難動須以
計致之可也令朝廷遣內官逮護衛所屬悉依名收之
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縛之
一夫力耳乃匿壯士譚淵等端禮門內遣召久之方至
衛從甚衆至王門門者呵止其從惟貴昺得入至端禮

門被擒王親臨詰斬之其從者猶未知移時不出稍稍散去遂攻九門黎明巳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盡克九門起兵

彭公

彭二逸其名以行稱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驍勇善戰有威名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曰燕府反從我有賞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

馬公

馬公名宣北平都指揮使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度

不能勝東走薊州悉發守兵西逆戰不利復還州張玉等來攻閉城堅守　文皇遣使反覆諭之終不聽諸將力攻宜出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　建文帝褒卹其家時薊州衛鎮撫曾濬與宜守州城北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親城大罵出兵力戰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之

宋公

宋公名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　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謫鳳陽中衛明年平羌

將軍都指揮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爲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以往凱旋復官錦衣視四川傳道建文元年三月疑忌燕藩名備虜　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節制護衛胡騎指揮關童者素驍勇忠遣童入京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闍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書拘親藩官屬燕既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適守將俞塡敗走退保懷來燕兵遂守居庸　文皇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關須乘其未至擊之衆皆曰敵

衆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以待王曰用兵當以智勝論力則我不足以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且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先擊之必破乃率馬雲徐祥等精兵八千人卷甲倍道趨之甲申至懷來獲諜言忠誑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　文皇聞之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衆遙識又識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故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率衆兵倉卒列陣未成王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將入城不及被執諸將以得忠頗有喜色王笑曰忠庸才耳得之不足爲喜喜則驕驕則不戒不戒

俞公名通淵廬州巢縣人以父河間郡公廷玉兄虢國公通海南安侯通源故得充參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陞督府僉事征哈剌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尋轉餉江西充偏將征都勻龍場諸蠻克辰沅寶慶俘獲多封越嶲侯世襲討建昌叛賊城越嶲二十六年坐累奪侯還鄉　建文初遣艾端召起曰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充偏將從大將軍禦北兵號敢戰白溝河之役諸將兵大敗通淵與陞梁衛指揮滕聚皆歿于陣朝廷哀悼勑葬南門外聚寶山虢公墓旁賜神策衛老軍劉海等守之妻廖氏封侯夫人子三長翊先卒次靖

都指揮使庚辰卒于官次端幼辛巳賜優給全俸米叅亦卒遂亡後家人懼禍不敢言其替事是文末諸將往往失世官也

瞿公

瞿公名能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凉國公由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督徐司馬為副總兵從總兵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已而改副凉國公藍玉能破賊雙狐塞　建文即位從李景隆為稗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鋭與其子通（洪武二十九年都督僉事瞿通卒贈右都督子能嗣今文名能子名通亦一奇也）帥精騎千

餘人殺入張掖門今爲彰義門景隆忌之令候大軍同進于是北平連夜汲水沃城方大寒冰凝而滑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景隆兵大敗退駐白溝河北軍追及能父子奮躍所向披靡殺傷北兵甚衆北軍遂却北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相當率衆力戰王自率數萬騎夾攻破之擒其都指揮何清時日已瞑各收軍還營明日復戰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南軍飛矢如注馬三被創三易射矢亦盡幾爲能所及王佯招後軍疑之脫去及日薄暮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騎百餘人俞通淵滕聚復引衆來會會旋風起王見陣少動乃

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能父子于陣通㴱聚皆死精兵萬餘人並沒無一還者

莊公

莊公名德一作得又作得一淇武末任西京都指揮召至北平為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朱忠麾下懐來之敗惟德一軍獨全盧㴻戰夾河德力戰燕將譚淵望見南軍奔潰遽出師逆擊德死戰不退遂殺淵明日再戰勝負未分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咫尺莫辨燕軍乘風大呼縱擊之南軍大敗德與驍將楚智皂旗張皆死焉

楚公

楚公名智洪武中稱驍將數從宋國公凉國公出塞有功歷陞都指揮使守北平尋召入京從曹國公統騎卒遇北兵轉鬭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之

張公

張皁旗不知其名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戰輒揮皁旗先登軍中呼為皁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歿猶執皁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小馬王

小馬王失其名為指揮每騎一小馬人遂以名臨淮人太祖朝功臣之子北師起調從李景隆行與北兵戰于

白溝河敗績擐冑付其僕曰吾爲國死以此報家人乃慨然立馬監鋒而亡

宋公

宋公名瑄鄂國公晟之子也洪武中爲參隨舍人立功遷指揮僉事建文初歷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兵有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督兵敗瑄猶格鬭力屈死之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晟本長孫宜嗣　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沒于土木

張公

張公名倫河北諸衛指揮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十二月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向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後竟歿之

倪公

倪公名諒燕山左護衛千戶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獄于諒周鐸誅死　文皇即位收諒殺之沒產之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藝繼局幼軍

周公

周公名禩元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重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有功後不屈死之

陳公

陳公名質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北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後被執不屈　文皇曰質奸人害代王者遂誅質

盧公

盧公名震一曰振　見長史葛誠傳

鄧公

鄧公名崇剛見御史王彬傳

李公

李駙馬名堅武涉人父英英仕元爲樞密院知院洪武元年自陝州來降授指揮僉事從平中原收北平二年從平陝西諸郡三年從征定西攻走王保保復從湯將軍征察罕腦兒取東勝沙靜等州四年伐蜀傳將軍進克階文二州英爲先驅敗僞丞相戴壽于成都五年從李將軍征沙漠與晉剌章戰于烏龍江破走之十年從沐將軍征西番擒三副使等有功累遷驍騎右衛十四年傳將軍征雲南爲前鋒說克雲南進攻楚雄大理皆與有功及烏撒諸蠻叛大兵進圖之英率所部兵直至烏撒之作寓巖野潞土官賓卜等率蠻衆數萬來拒英與麾下奮前力戰斬數百人而死贈指揮使堅尚　太祖第七

女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嘗與駙馬歐陽倫梅殷李賢
賑濟北平　建文皇帝即位進公主大長公主堅素負
才勇充左副將軍都督甯忠充右副將軍從長興侯北
進遇北兵諸將謹備西北北兵突擊出不意破西南長
興侯大敗北將丘福又攻于城堅出接戰互有勝負封
堅灤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世券已而兵敗滹沱河薛祿
引槊中堅墜馬祿揮刀直取堅堅大呼我李駙馬勿殺
祿擒堅見　文皇文皇曰爾至親今至此奈何械送北
平道卒于莊以公主故特宥嘗嗣公主懼禍繳誥券壯
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　彰德志載堅爲郡人與李讓同爲駙馬都尉讓叛附燕爲之宣

力侯封公主至宣德初卒或曰堅子莊嗣侯謚威壯弟成為中都留守改山東都指揮成子陞世南京衛指揮使

附錄

表忠錄曰　建文數年間諸將抗禦執羈委身不貳莫考其終者尤非一人滄洲之戰都督徐凱程暹陳暉[靈璧之戰陳暉為大將其同名姓者耶]都指揮俞瑱趙瀞胡原李英張傑德州之掠千戶蘇瓛滹沱河之戰指揮鄧戩陳鵬真定之圍都督顧忠都指揮劉璟朱榮[一曰秦師逃歸誅之]雄縣之戰都督潘忠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指揮滕聚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渡沭水則指揮買榮

拔東平則指揮詹環拔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濟河之戰則胡騎都指揮林帖木兒火耳炭哈三帖木兒妻鬼里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靈璧之敗則都指揮孫晟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

朱史氏曰南北構兵當時將校死者何限然　文皇能芟除盡快其意之所至而起兵歷戰四年之若不得不敘敘矣南將之突犯悉力抗拒者不得不書于是留名者亦自有人錄而存之如左北皆雄勇憤烈爲北兵所畏雖曰死自其職然亦表表爲　朝庭出氣力塗肝腦是光俎豆矣乃若戰而被擒如唐禮諸人既擒之後或

竊賊或反爲用或死牖下自李駙馬外皆不可知矣得
盡録至文武諸臣有坐廢死有終身不仕死雖未嘗顯
從刀鋸嘿效投環而秉心不二或憤厥未盡之年或甘
採西山之蕨下之衛卒編氓亦義形于色不難捐生尤
爲奇持而唐之湻以文學事　建文皇帝先死不值此
變不見此慘幸也并著于篇

參軍高公

公名巍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瘋疾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孝行旌尋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上嘉納之後後因它事坐罪不測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姪代役　建文皇帝即位上疏陳乞歸田里未幾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　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

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人不耕不織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兖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無

所顧忌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
我　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眞
裁制諸侯之良策也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謀當
行主父偃推恩之策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
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封于秦晉燕蜀其餘寧遼
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減其地如此
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
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
三犯而不改者當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

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 皇上覽焉 建文帝深奇之會北兵已起命從李景隆參贊軍務魏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 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衆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軌言伏

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來見大王者何哉誠夙許 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故求盡一言即頸血汙地所不惜耳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於諸始謀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須當與周公比隆乃慮不及此遂傳檄遠邇大興甲兵襲奪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濞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有奸雄豪傑嘯集無賴因時乘釁

率衆數萬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
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
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
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
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
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
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
可保終身困追而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
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
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大喪未終毒與師旅

惡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
兵勝得成後世公論爲何憔有蹉跌取譏萬世于是特
也追復臣言可得乎貌白髮書生野務復命生死不懂
褚伯久蒙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廷
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以忠成孝臣至
願也書再上不報景隆兵屢敗鼠自拔南歸建文二年
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
城拒退北兵飛書報捷鼎與鉉燕天心水面亭作賦志
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廵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
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親兵之桓桓

僉憲高公之糾謏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較之論議斯文王青搢之勉旃衆賛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盧肅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鞏繼攻舁舍又有高不危者建文時攻義弟完戍南海衛或曰不危蓋字也

上時政疏　賀登極表

十八年上疏論時事一墾荒田臣讀豳風七月之詩見周公拳拳以農桑爲念者蓋農桑者衣食之本生民之命敎化之源也有國家者誠不可以緩夫不耕則無粟不蠶則無衣豈非衣食之本乎無食則饑無衣則寒豈

非生民之命寺體義出于富足盜賊出于貧窮豈非教化之源乎臣觀河南山東北平數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發以來盡化爲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離軍伍百不存一地廣民稀開闢之無方展轉于臣心久矣今欲變曠野爲沃土臣有三策焉一則當下　明詔須告鄰境布政司未役游食之民示以開墾之田各取地方順便兩處有司各立文簿去者審其所往來者根其所從官給子種牛隻蠲免三年之稅使之盡力開墾此一法也二則凡官吏軍民人等全家遷發化外者似不必行照依荒田去處限以畝數使之自備牛隻子種料時科徵此

又一法也三則我國家承平日久干戈無驍武之勞走馬有䊫車之用嘗廣設屯所使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當內立司農之官外設田畯之屬使之巡行郊野督責勸勉始見四野無曠土之譏平疇有多稼之美矣二抑末役今天下之人民務本者少逐末者多爲何蓋因務農之家地有租丁有役三時力農一時輸納終歲憂勤舉家勞苦或遇薄收之歲俯仰有不足者矣今爲商賈者坐列街市日登壟斷窺時去取賤買貴賣獲十分之利納分毫之稅何益于國家用度哉彼則乘堅策肥冬溫夏凊妻奴無苦身之勞飲食有兼羞之饍四時有

適體之服終歲優游而無糧草督責之患是以逐末者多也昔周時宅不毛者有里布漢時不種桑麻者不得衣錦綉是以或罰之或辱之使長務本也今欲使逐末之務本荒田之盡闢當輕稅糧以恤農民重稅課以抑商賈如此不過三五年間末役游食之民不待督責勸勉自轉延于南畝矣三愼選舉惜名爵愼選舉者得人材之本源惜名爵者待有功之盛典故古之明王愛一嚬一笑況名爵乎古者舉逸民揚側陋實聖王激厲之權古所謂逸民側陋者如太公之釣渭伊尹之耕莘百里奚之販牛孫叔敖之魚鹽一旦舉而用之不惜高爵

重爵而勸賞之㣲何才足以頓綱振紀德足以變風化俗故不問其昔之鄙賤也今我朝所取人才科目最多曰孝弟力田曰聰明正直曰歲貢人材及舉孝廉等項命各處有司每歲務舉一人往往輒赴吏部以聽選官除之雖知人如劉穆之識人如裴行儉未能一時別辨其賢否也舉當無賞不當無罰是以有因循苟且而不得其人以臣愚見若保得其人儒吏兼濟及器量重厚聰慧敏達加以吏部復考查而任用之其後稱職而當者有賞不當者有罰儒吏如此名不得虛爵無妄費也故漢宣帝有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

受其殃可不慎其選歟故漢時有官者子孫後爲姓氏曰倉氏庫氏此倉庫官之後也可不愛惜歟四開鐵冶臣聞地不愛寶夫寶者何魚鹽金銀銅錫鐵是也今我國家魚鹽之利既興不可復有議也惟金銀銅錫黑鐵所謂山澤之利未盡出也且金銀雖寶不過富貴之家爲婦女之首飾銅錫爲器皿粧點耳惟黑鐵一物軍民利器不可一日而無者也天下山澤之利臣不知其餘且以臣鄰境所有言之今在河南之北北平之南山西之東山東之西舊有八冶曰臨水曰彭城曰固鎮曰崔爐曰祁陽曰山嘛兒曰沙窩曰渡口詢之故老言說在

胡元時設立總司提督撥取曰萬貫例禁民間不敢私
販此胡元之舊弊今三布政司地面農民多缺利器使
自撥取許納課程猶且不敢以臣愚見以產鐵去處行
移文榜如有丁力之家或兩戶三戶或五戶相合起爐
一座礦炭隨便所取國家每月渁收鈔貫止徵鐵數易
換粟帛許民興販如此上濟國用下便農器庶不棄山
澤自然之利也臣昔經過礦炭之場計料礦炭之例而
興販之實得軍國所用之大利也　上嘉納之　建文
君即位乃上表稱賀云貴州都司軍士臣高巍係山西
遼州五里指民誠忻誠忭稽首頓首謹言伏聞鳳凰至

而諸禽舞麒麟出而百獸鳴物類之微尚知有主而飛鳴以賀何況人靈萬物者今我　皇上龍飛九五鳳曆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權忻躍歡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已也於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遠聞　聖詔頒告臣民于本年閏五月十六日恭依　太祖皇帝遺詔嗣登　寶位以理萬幾之勞天下士庶臣民萬口一言齊聲共賀嘉賀　太祖皇帝傳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聖子神孫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　祖訓一定後王永法繼繼繩繩千萬年也微臣才疏識短文詞鄙野何足以頌

祝　聖代宏執之遠故又復詠歌大雅下武二章以賀
詩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四方來
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軍士微臣高魏幼蒙教育頗通
經史知　聖君卽位體春秋五始之要敢不奉表稱賀
以聞

原缺

都指揮卜公　指揮王公

公名萬從守大寧謀勇自負敢死無貳每戰輒先登北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不敢發燕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卒惟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道歸遞密書于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旣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爲請得俱遣竟不與賞其人大恚至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聞於朝籍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

繼不守矣亨後戰死子懋領其兵封寧陽侯錄云萬曆北兵所殺

王公

王公名資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多棄狼藉不能獨完遂被執遁還京遂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然事不可爲矣後追罪廢死

奉祀何公

逸其名先鳳翔人父諱某任元任四川廉訪使遷閩中覩其俗質直可居遂家焉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執卑處尋從怡怡閩人至忘其為故吏廉訪公亦自忘為寄寓也課子弟嚴甚督以躬行故諸子凛凛不失尺寸奉祀公尤謹慤少時昕夕不敢離父母察情順旨凡廉訪公所閱經史刻行細讀縮記撮其精切者紬繹體驗雖兵革充斥竄避亡虛日然必袖書自隨行坐諷誦久之融貫為文根經串史詞意遂茂　太祖首建太學詔天下各選孝弟博聞之士及秀才通一藝以上充第

于員受業祭酒闕中推擇公應　詔就學益力褒火炊糗炎則注沸水於壺納臥被下煖足以記書雖遇勝節放假坐號舍理常課自如數年足蹟不履成賢街外行稱推爲冠首積分升率性堂洪武九年燕王之藩府奉祀營職甚勤王深重之時召入屏人議具以質對時或力諍王察其誠不罪也常書忠恕二字賜之退爲銘以自監北兵起絕不與謀　上旣正大位府中人無不顯貴獨稱病固不起以奉祠終於家陳昌積曰楊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爲幾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之產也古謂蜀

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邪公托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之平生於巖谷也棄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三義士

儲公名福無錫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好義建文末挈母韓妻范逃去　文皇即位詔捕賻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調曲靖衛復挈母妻以行因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妻為營地葬之妻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

聞之姑也有欲委禽者乃一貴官獧甚不可忤執刀自防曰俟其來吾有以待既而聞其事曰此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一日𦍒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草生若蘇蕭因取之織蕭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葬為廬於墓旁姑年八十餘卒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廬葺為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

王公

王公名翊字大章崑山人素通書史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北兵入衆皆迎降翊走隱僻處大哭後還鄉授徒自給宣德中周文襄巡撫兩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

就日朔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狀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宋公

宋公名昧古會稽宋家店氓也能詩　建文君亡昧古夜深從星月下壘垘北向拜祭祭已慟哭如是者月餘爲讐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乃得釋

駙馬都尉梅公

公名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初殷之祖以水卒從 太祖軍中吳人名水卒爲梢鄱陽之戰矢幾及 上梅梢傴 上坐得避之矢從 上左側過僅一綫耳時力戰與死者甚多 上倉皇不能書憶亦不能一一頒賞比 上即位梢已老失明無爲言者他日侯上郊侯殷掖之路隅呼屬車下曰 皇帝皇帝忘梅梢耶 上視之大驚曰果忘公矣即召厚賜之洪武十一年殷尚 高皇第二女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勤問學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尤愛殷十九年勅

殷提督山東學較兼理地方勑語謂殷篤學精通經史堪為儒宗受寄命輔　建文皇帝北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號令嚴明　文皇起兵已三年所南及山東州縣俱不能守又大敗于東昌甚窘會聞言南朝諸重將皆分屯山東京師空虛遂引兵直趨而南南諸將反隔于後亟來追倉皇戰不利沿淮相持者數日糧乏欲走殷合勢出戰俄以驚疑大潰諸將皆被執去淮安僅數十里竟不相聞也　文皇遂遣使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　文皇曰留汝口與殷下言君父恩義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焉崩皇太孫與殷侍側太祖囑太

孫曰燕王不可忽大漸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
出誓詔及遺詔授曰敢有違天者汝爲朕伐之至是北
兵漸逼建文令召集兵民號四十萬以殷統兵淮上燕
燕師與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京爲辭答曰進香　皇者
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爲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
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
不復報書傳數語曰留汝口與去說知其詞甚峻
前說從似祖文牓牒備什子孫語然　太祖既爾燕王挾
而末命又切切防閑是身縱之遺其難于後人且開之
發也誓詔遺詔且不足據一騎馬其何能爲且建文時
年二十二亦非幼主也　高皇后崩及　皇太子薨者
人皆進香親王何以有禁只是止其入臨耳存之俟考
文皇侮其詞直又城堅兵勢重不可攻而鳳陽取道又
有疑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殷尚擁
淮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至
殷殷得書慟哭詢　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

與存君以與以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　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徒自惡耳　文皇寵賚甚至殷不能平時見詞色　文皇疑之每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怨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尾剌灰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記裝得罪　上前後以公主故隱忍而心銜益甚明年冬早朝殷詣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一曰水淺不能沒脅舟篙背而死曦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奈何殺臣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　上

果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上笑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　上以順昌爲中府都督僉事景福爲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毋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俱歿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成化辛丑進士爲定遠知縣忤上官棄歸襲武階官至中都副留守初北平兵起公主嘗貽書以大義阻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之故令還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答殷死剌灰持刀割手足剖取其腸持祭殷遂自縊于旁

朱史氏曰北平師起中朝用兵其籌畫于内者俱不必言而勠力于外稍知兵善戰守者莫如鐵尚書持重有威望者莫如梅駙馬而盛庸平安輩亦皆良將可以立功者惜天命已去智不及謀勇不及決即傳藍二公尚在付之大兵不走即降何況其它駙馬雖不即死其日君存與存意念深切朝對之語極中事情婉而實亢嚴主心愧惴亦霽威公主貽書及牽衣之哭一時見憚居然烈丈夫之風若駙馬者無愧李之敗甘深牘之沉身負建文可以下報太祖矣

曰劉宋會稽公主武帝之女在宮中每不如意輙大

哭文帝甚得之義康既廢蔣山之誓遂得緩矣天地其靈之氣鍾于婦人偏覇之朝猶然　高皇神聖統一天下配以　孝慈二十六子中有　文皇十六女中有寧國其材氣似足相抗起兵貽書書中之語決自可畏故不能答兵既入城太平門外必不肯遷既見決無屈降辭色書召駙馬曰追文之也度不可輕致而假重焉度不能成功而嚙指焉一紙血書　文皇不無俛首心折矣入朝匆匆不發併不下獄豈有愛焉蓋擠之擠幾乎行刺何曲諱也二子之官幾乎延賞何曲解也姑自含忍從而爲之詞寧國之理正氣固有以蓋之也孫權

之嬌寮寮有兒鳳可與會稽並傳　太祖有此女遽出其上駙馬不識不慧而見詞直從容待叙觀被刃大呼求免者遂異吾故表而出之見葦朝叙節諸臣供　文皋之怒得駙馬令主怨有時而窮差足為建文吐氣吁亦奇矣

文學高公

公名賢寧濟陽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內使降時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文皇曰此乃作論秀才耶好人欲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較棄才舍而事新主固當吾食廩有年義則不可綱言於　上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云者以綱乃被黜庠生也

都督同知孫公

公名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

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櫓
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
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尚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
司劾帝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鎮撫楊公

公名本中年人或曰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于道法建文元年十二月募才略之士本曰可以行矣惜未必得主耳既至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王及左右並駭問故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嚮遂破之景隆忌本功不上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營之一圍以我輩積得數乃被別人擒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

下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于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
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
征討北平喪軍士二十萬　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
不忍加刑又如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將
喪士馬　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又曹國
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
罪麾下此實總兵之罪而邪說得行支吾廢法將何以
懲乞假原柄用賢能官　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
錄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
軍扶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塗炭奠宗社于泰山矣本

遼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
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　文皇怒曰本
有才略予且欲用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
爵賞不及

遯野諸公

梁公名田玉定海人官郎中北兵入金陵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遯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簌簌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敗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可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州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良玉曰行儲名釋知我者誰至竇淪沒久而同輝

郭公

郭公名艮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去

合贊曰篤言導引慵傲林皐用以自默就此龐精丈我

虞川重明麗彝頫波莫挽仰天以號白覓晝見使我心

妙

梁公

梁公名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與

郭艮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梁公

梁公名良用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金川一不

守相率變姓名遯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於水或曰

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懐我好音肯欠一死匪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慰我心終焉以沒屈子同名

宋公

宋公名和郭公名節皆中書舍人不知何許人發名拔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公

何公名州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約棄官爲遯客死異域竟莫識其姓名王詔合和節州而系之贊曰嗟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

道有宜吉烈烈英賢寥寥寞傷

梁公

梁公名良玉中書舍人梁郎中族也北兵入誅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踰嶺至海南寓市肆業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遯彼海濵鬻書死市貲以盡膂中如遑如哀此陸沈

何公

何公名中不知何許人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爾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遏

此亭不惕息鄭谿簡為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羅采薇蹤跡潛龍寥寥冥鴻登吝姬嚙而甘漢卜山椒水蓮天涯海濤會其間逢鼓以南音肯欠一炊以明我心白電晝見虞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米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炊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稽票鄭信為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雪菴和尚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其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至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叩之未應題絕句於圖見志杜異之次日造請與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斯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誦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蹤蹟然又不肯顯言

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閱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頤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發星流電走緗雲迭出能感愴人時與一補鍋匠相接一日與補鍋匠毛先不相問訊或曰和尚國初舉賢良或云進士任御史

建文中屢疏用兵事耿李二大將失律見宥爭之不聽改翰林學士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疑其已死癸未以衣冠歸葬實與編修程濟從　建文帝出走一曰金川門失守詐北兵守門者從逆黨死　因秘跡以死歿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詩人和尚張月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將在成化初年踰百歲矣和尚有詩若干篇尚未敢斲行於世蓋松陽葉希賢也　忠節錄直收入御史一輩中

馮文所曰王元美嘗謂余　建文君實自焚於火世所傳從亡緇爲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耶百年後臆決前事亦難矣余以　癸未遊黔西永洪

菴其菴在嵩山洪處僧徒皆謂　建文曾駐此三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粵不知所往又云初來時兩比丘與俱未幾即去所謂兩比丘者抑葉與程邪初相從卒相散者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捍牧圉邪投竄而歿志可知矣　贊曰神鰲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臣罪何有回面事仇亦孔之醜噫歟先生遭世陽九周粟何甘黍庭難走遊方之外緇流爲友雙淚點墜潑心寄酒善慶至傍灘高崖陡慘淡雲寒喧聒雷吼孤憤猶然寧隨骨朽彼人奴哉甘心廣櫛

朱史氏曰王弇州闕楊行能一家甚思故遂謂　建文

皇帝真死于火傳爲僧者謬夫焚死是真當日　文皇心　諸功臣皆安何必有胡濙鄭和之遣閱六七年尚未釋然豈耳聞反不如目擊張皇遂至于此耶可見出亡是真其爲僧亦真得免于難大都程濟之力濟爲教諭馹息數千里今奉　建文乘雲絕蹟佛國仙都只在跬步間　建文天稟非凡四年全盛有道天子一脫人王位即躋釋梵天王位不尸解而神解去住之際夫豈偶然雖暫寄曇標決不留滯領袖衆沙彌闍闍鐘磬鐃鉢間而謂永洪菴有三十年之住吾不信也特以遁野既多往往露出端倪使人駭動兼之海內憤激痛傷撤

形捕影將將處處要撞出一真　建文發舒舊君之氣文皇心旣忽忽不自安聲又荒荒不可據寧信眞不敢信妄各寺在深山窮谷者又往往借以爲重事日久說目長極于今日未艾然弇州只口語未嘗著筆馮譚不信又主西山歸葬之說而金陵人復言程濟從至南京遜送入朝當日徼備何知乃自雲南取大江經故都其隨行者招搖爲人所見而識能識程濟獨不可識　建人尚能識夫三十八年已逸之　建文皇帝一旦復出文乎展轉添足此亦可以臆斷矣

河西備

河西傭　文皇入金陵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止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久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亦破襤褸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問問不答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何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殮我

棺牽西北風大起火我颺我灰勿埋我骨會家從其言

川中補鍋

川中補鍋匠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費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得常食將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焉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牙不得聞

二人語話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作二詩別隨裂碎且吞之一日值三數詩老酌酒聯句立於側惟其語澀而數蹙然者再諸老怒曰汝能詩耶叟[illegible]詩指韵而應諸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席上獅頭[illegible]而後可問以宅事不答若病風然卒脾以死莫知所終蜀中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二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

詩録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稍剝匠歸即剗去詩曰夜夢何斋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燮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王翁高昊時荅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曰　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人高責

亨爲作東湖樵夫傳

樂清

樂清一樵夫逸其姓氏自山採柴歸聞　文皇即位殺方博士卓侍郎等籲天號哭曰國既篡我不願爲其民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

樵人

樵人未詳所自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束足食則已食已畫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惟之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乃得詩云麥入鵷班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

可容王蝎死有豢堪濟伯奏貪伶仃苟活纍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尋匿去不知所終

雲門僧會稽有雲門寺最幽寂有老僧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墨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人謂　建文時出亡諸臣匿名晦迹者

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嘗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嵩詩書雖未避人亦不

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縣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嘗有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嘗時恨不蚤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蟹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嘗倒屣嘗歡對酒恐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已老懶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為君寫此轉悽惻片雲寒落何時還又有歌贈王姓者曰宗兄人始知其姓王建文時忠臣也特稱玉華山樵

鄭端簡合論曰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曾雨生史並失

其名操行之高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余獨幸天雪菴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何司徒

何司徒曰此其可知者爾城破之夕給舍御史郎趙域而遁者四十餘人率冥凌雲匿翩翩乎天民之色斯者矣姓名翳然爲之撫卷奸以守官者罪不容於戮也若皆從則孰與死君列聖益曰亦明家不二心之士而九原鋼之爲忠者鮮已然後其佚事漸出於人間　昭皇登極乃肆大青宥其子孫歸其田土蓋去之踰百七十年　神皇則使得廟食其鄉世世振揭昭蘇洋洋乎死

者若可作也

何司徒合論曰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轅不救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遇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材上者通經學古次亦明韜習歷可以效攻戰令不狗溝瀆之諒皆足附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戮既酷後烈方遒至于竄蹟埋名報之寞寞此皆欲以九牛之毛維天地而㕘三光若此者亦足見 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 建文皇帝尊賢敬士求仁義者之報矣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五終